

瀟

湘

聽

雨

錄

瀟湘聽雨錄卷五

廣陵江昱賓谷

清泉丁乾齋世居白沙工草書善鼓琴少爲諸生晚年
入南嶽遇異人授導引術昨遊金焦渡江至揚州而
返爲詩歌以贈者壓疊成數冊余欲仿四清社友送
衡山琴畫張道士體不得因成長詠禹篆七十七湘
弦二十五長與芙蓉作城主浮玉遙探瘞鶴銘登登
斷壁傳敝聲寒潮捲送醉翁操龍蛇壁上飛縱橫琳
琅縣入鶯花市終日據梧還隱几鴈迴書遠歸夢濃
彈落幽蘭洞庭水明牕塵在斜日趁赤松壇下嬰黃

婆五禽作戲寧愛鵝胎仙三疊閒婆娑碎卻人世筆
琵琶自鳴自止雲水窩笑拾榴皮揮擘窠老復丁家
題白沙瀟湘一曲抽新筍葉葉春符亂隸蚪

衡州丁氏自澹筠太史一壽後羣肄風雅而旭堂文學
正景莘堂文學正野清沙解元牲皆自幼從宦江蘇
其有韻之言風格又別更屬後來之秀

庚辰秋余苦滯下治之而愈辛巳正月初雪夜嚴寒忽詣
廁踰者數數不堪其楚黎明召暨鄭君文思診之曰
非痢也妄投痢藥不可爲矣用升麻芪附之類一服
而愈後以方書示余曰此凝寒氣陷爾蓋參酌升陽

除濕湯也衡湘鑿術之精如此後復知一人曰杜晝
山關覽該洽奏效亦神

羅奇生清泉東鄉人年九十一終弟國望歲癸未年九
十四存姊從李年九十三終妹從許年八十九存四
人同母生素行皆敦愨無疾長年之慶鍾於一家手
足閒洵稱人瑞陳南莊明經朝簡言

蔗畦於永州尋八愚諸迹導僧稱子厚若今部民稱貳
守者然錢籜石太史載于次公比部雩峻兩君典試
粵西歸而過永訪山谷書於澹巖僧指云此黃大人
書異日過衡各舉以爲笑夫永州懷素所嘗槩桓風

流所到綠天庵石皆作蕉葉皴何今之頭陀率爲啞
羊且工勢利邪

有張大家者孀老且貧寒栖江夏善畫工詩以筆墨自
給雪中句云不須更作迴風舞寒到蓬牕已十分風
況清絕潼關楊迂谷大令鸞傲居武昌時知之惜不
詳其里居姓字矣

迂谷有女阿緝從宦醴陵時甫六歲於湘江舟中嘗口
占云月明夜打魚迂谷賞之以爲有詩情因課以詩
頗嫻吟咏蔗畦爲作小印題云迂谷愛女屬爲作名
印偶爾落筆乃入醜拙一路豈拈出山石句爲女郎

詩增長氣格邪

曾孝女名衍綸山東長清人隨父尙增之郴州任女曉
大義性尤孝學使毛侍御以同鄉聘爲子婦母張氏
疾女侍奉晨夕閱四載至乾隆戊寅女年十五臘月
二十三日張病轉劇女勞憊亦甚母憐之令臥使嫗
侍已女佯應之就帷幕外坐而假寐嫗就牀前爐焙
衣倦臥衣燬火及几榻女驚手撲不滅與嫗呼救時
夜午寒甚家人寢熟聞變起毀門入火已及帷幕張
呼掖女出女號哭挽母臂不舍家人救尙增出復奔
救女女哭且呼曰救夫人我誓與夫人俱時張已在

烈燄中女猶手捧母面哭不止尙增大呼女速出卒
從母以死火既滅求其骨女抱母骸卒不可得解一
時人士以爲宋共姬不是過也作爲詩歌以哀之柙
人爲立孝女祠在來鶴門外余嘗謁而弔之

未陽薛姓女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疫垂殆昏聩
閒有白須老人徧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作厭語白
須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眎之轉而爲男
病遂霍然遠近傳其事陶經初明府與鄰令張君過
未屬未令介亭徐君喚之至署驗之果男體也但面
貌聲音猶女子態未改其實薛有二子得此爲三造

化殊不可測乾隆庚辰秋陶徐張三君在清泉署看
弈軒言之

安鄉令金匱鄒君健出其聖善倪宜人素玉字無瑕冰
壺草詩詞清婉不媿大家宜人卒年三十四子三人
長儀次僕又次則大令也今集乃其昆季副墨以行
者有子誠足貴哉余室陳早歿有閨房集爲吾姻許
綠淨夫人敘刻昨在長沙書肆見別裁集選入數首
或可挂名不沒因讀冰壺草附誌之

連姓作名楚人極多嘗於考試見之若姚黃魏紫文昭
武穆祝文賀表陳宗器衛聖朝林中鹿石上麟楊生

華柏振柯文郁郁高峩峩此類不一而足更有不可解者如武敏歌取生民詩殆未深釋邪

楚姓歐陽者衆望出長沙又陽姓出右北平又歐姓不知所出疑或區冶子後以音同而作歐邪三姓皆非一族土俗稱謂歐陽止曰陽或止曰歐行文則不混也又單姓單襄公後復有單姓音丹本虜姓亦非一族作字雖同一單稱謂則丹禪各音也

區姓廣韻豈俱切後漢末有長沙區景又烏侯切古善劍區冶子後今郴州有之案今楚南多非土著二姓於豈俱切者閒有一二其烏侯切者絕無蓋縱有之

則字亦作歐固與歐陽之單稱歐者無以別也

後漢書段熲其先出共叔段顧寧人駁之謂古人無以
祖父名爲氏者以爲出自段干引史記老子之子宗
爲魏將封於段干余謂不然古人姓氏所出多塗通
志氏族略最稱獨得其中臚列以祖父名爲氏者凡
二百餘姓悉根典籍詎曰無稽顧氏蓋本風俗通又
路史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之言且呂氏春秋段
干木亦稱干木也要之謂段本段干亦無不可而必
謂無以祖父名爲姓則未免執矣況史家族系必本
舊文蔚宗何至妄語嘗以語段芝園孝廉答曰寧人

斥後書爲不通氏族略何足當其一盼古人親盡不
諱安知立姓時不已去共叔五世邪君謂本段干無
不可自是不關己事獨不顧人家本源率爾爲此兩
議騎牆之說乎相與洪晒

准玉篇已載之莊子平中准是也北史仇儒爲趙準造
祇言有淮水不足之語蓋亦作准今官府文書若作
準則反訶錯誤客有謬解宋時去十去點以避萊公
名者時歐陽竹垞侍御正煥在坐余因戲之曰君家
信本書溫彥博碑言爲准的正無點無十定是怕觸
忤寇萊公相與齒冷客終不悟

宮觀之觀去聲元次山魯女觀詩叶入平韻偶舉以問
王壘圃萬瑩峯圃笑曰唐人敢問他來平讀陸務觀
者固不爲無本

竹垞太史謂杜律之細不但押韻無同紐之字卽七律
之三五七句落腳字亦必上去入閒用必無重複嘗
述於坐客爲我輩深媿時有唐詩在案頭蔗畦默然
翻閱至輞川仲初諸七律忽舉示客曰少陵詩祖自
當遜彼一籌若王維王建我爲彼足矣無不發笑
衡湘人士因考試用詩爭執贄李振南明府之門明府
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必祈講授則此道或可不

學而能斷不能由教而入也明府此言非會心人不
解

峯圃問余以長短句余曰武陵溪別一天地世士罕津
逮何由鳴柳爲導爰以曩所論次精粹詞鈔示之蓋
難言之又不欲虛所問也峯圃受而循諷淹日夕旣
而恍然曰吾寐方覺矣自前明迄今諸號能詞者殆
適郢而首冥山自詡邁征而不悟塗之南北也幸入
勝境當不至迷其故處獨怪君方輯注草摠玉田一
家之言茲則自有詞以來至金元而止提唱正宗有
闕絕學匪細奈何反終祕之而不刻以行世其相賞

如此解人難得良友一時印合之情有不可沒者所宜誌之勿諼

茶陵彭擬陶心錦幼以神童名九歲時里有朱先生者戲之曰彭童者一身土氣能對否應聲曰朱先生三箇牛頭一時驚異後受知州守熊應昌冒其姓籍漢陽邑校遂家焉

彭念堂湘懷擬陶之子工詩嘗揆刻杜茶邨詩行世昨聞念堂已作古人深爲悼歎其自作摘錄數聯於此層城初過雨澹月欲爲烟江連揚子大山到皖公平晚蘭開檻外湘水到門前雲含兩城雨笛響一江秋

門餘三日雪燈負一年春人聲多在水樓影不禁風
官閒秋滿戶客醉酒盈衣白雲起何處黃葉落無聲
巖城秋色裏匹馬水聲中野樹鳥雙下斜陽山萬重
塞風吹野黑磧日照人黃帆影來雲裏龍腥過雨中
歸安戴農南永植作宰湖南因有一市孤城半夕陽之
句人稱戴夕陽其汀風閣詩貫穿全史長於斷制如
南徐懷古云三吳士馬能無恙百里菰蘆大有人昭
關云爲報父兄甘載橐與人家國漫吹簫淮陰祠云
面背動關天下計死生不出婦人謀宋玉墓云滿地
干戈秦虎豹荒臺雲雨楚君臣峴首云作督荆湘籌

典午隔江吳越視同寅
構李亭云吳越江山多入手
英雄兒女話從頭
真西山故里云東朝自構新恩禍
南宋寧從理學亡
粵中懷古云下瀨樓船天子詔
蠻夷君長老夫臣鴻門坂云
劒花已蝕樊侯盾
玉斗能生亞父疽
雜之獨漉堂集幾欲突過元孝

乾隆壬午春余從雲巖學使於衡州
試院將按永州余暫歸清泉署
次日買舟追赴于祁陽中途雲巖用昌黎合江亭韻作詩相待云
別君甫二日勝踐事已左
扁舟感叩須好風
思咳唾豈無同心彥
歡情託參佐之子期
未來欲餽詎可貨
暝投孤嶼泊側想千帆過

夢裏尙遲君依稀屐齒控朝來傳好語檣燕屢鳴和
江郎瓊半分陶家力一箇溯洄亦阻長君來忘坎壈
祇乘剡溪興不戀彭城臥念君住東軒令弟最吏課
謂蔗畦耐官理宜爾留滯勢豈那君方舉龍文健筆
明府

振羣懷著書排俗說一字國門播文如繁露醉詩笑
東野餓憐子遠追逐敢以得士賀三年乘輶車舊學
益荒情江山空到眼賓客鮮驚座同心喜蘭芬析理
已的破跌宕風月間誰能卽塵泥余亦卽和答一時
同人皆有作至永雲巖復疊和數篇命吏抄錄成帙
郵寄蔗畦屬入清泉志雅情逸興至今思之洵屬前

輦風流不可多得

庚辰春重開西溪道不由書院直達合江亭勝槩頗覺
一新修理需石或議亭內外碑如插笏有駁蝕無一
字者信可毀之蔗畦不然曰無一字者安知非唐宋
舊物毀之終不安所可毅然去之無疑者轉屬大書
深刻芒角燦然之頌德碑爾靡不大噱

衡州名勝無踰合江亭亭在石鼓山烝湘之會秀宇層
明清流綠淨左挹岫嘯右顧鴈峯魚烟鷗雨奇爲嘉
觀也丙子夏由常寧回揚州小泊其下時勉遂槐黃
偶爾取適登眺之餘不覺有感遂口占一絕寄蔗畦

未語乞我垂綸向此閒因蔗畦將調任新邑爲地主
也忽忽數月又復來衡舟中閱姜白石詩有記取合
江江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之句蓋桐廬作也雖非
一一鶴聲然巧與之同不覺自失後爲蔗畦言之蔗
畦笑云嘉魚黃州總名赤壁登高作賦何妨別有興
懷那見古文本子不選眉山兩賦來

歲己酉庚戌閒取潘師正語自號今三十餘年矣昨客
湘東有詞以襲朝貴者口占谷之漫記於此不乏山
中物人情同所須原非小冠夏莫解帶令胡叟已支
離久源寧清濁殊春城寒食句珍重此區區

乾隆二十八年蔗畦以乾州司馬陞任去衡清及舊任
常寧之人爭餽驢送冠蓋皆不受爲詩歌以送者積
爲四卷又以平昔之積背書選刻十二卷闢講堂於
白沙書院立去思之碑沿途張讌設樂充塞衢路有
送至百里外涕泣而返者長官得民之深方媿逾分
而寓食若余亦叨紳士公餞詩文復牽連及之真慙
慙無地故余留別詩云釴粥冰衙歲月更烝陽雲樹
不勝情幸多君子堪師友敢藉賢稱及父兄先世著
書曾遣日他年寓籍或留名何緣得似甘泉叟垂老
重尋石鼓盟

瀟湘聽雨錄卷五

瀟湘聽雨錄卷六

廣陵江昱賓谷著

越絕書濮程佐之濮卽牧誓濮人程之國今屬興寧縣
地水經注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於
未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鄉獻同
鄰也漢郡國志程水鄉出美酒南史劉杳傳楊元鳳
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十道記曰輿地志邗人取若
下水以釀稱若下酒張協所云荊州烏程是也容光
之佐蓋封於此其子孫有烏程氏善釀改封湖州故
因以氏縣今兩地皆有名酒湖州之酒仍曰烏程興

寧號千日酒謂窖之三年也嘗領其味甘美不與他
同

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酃醪漢郡國志酃縣有酃湖其水
湛然綠色取以釀酒極佳案湖今在衡州府城東十
里衡酒至今著名然湖已淤淺側近冒耕大半成田
中止一渠穉水濛流不足供釀衡酒則惟取閱江門
以下賓日門以上二里許湘江之水爲之餘皆不堪
用或其地脉相通也

酃令周君傳酒方黑蒲萄乾一斤冰糖一斤燒酒十斤
浸罇內封煮嘗之小杯取少許頓沸湯椀內時一呷

之但使知酒味勿使有酒意日頻服助神養氣極和平有益

湘中產茶不一其地安化售于湘潭卽名湘潭極爲行

遠佳者有衡山之聞

俗鑷字

林蓋極高巖磴所產日色

不到之處往遺捷健樵者俗號山猴綠木杪采之故謂之聞林土人極貴重然終不脫湘潭之味近有效江浙焙製者居然名品而洞庭君山之毛尖當推第一雖與銀鍼雀舌諸品校未見高下但所產不多不足供四方爾

衡人祀神所供之茶往往中有一盂忽變色如泥漿味

淡如水者輒云爲神所_見猶云歌享之也其理殊不可測

湘中娶婦之家三日後以鹽菜蜜果之屬徧餽親友以供茗飲名換茶猶禮經榛栗棗脩之遺也

庖丁於暑月以西瓜和米粉糖蜜爲餌切塊堆盤若撒耶犀名西瓜餠湖湘閒爭效之余謂此種物不必辨味但聞其名卽令人齒冷何止哀家黎烝食邪

郴州蘇仙卽輿地志之馬嶺山神僊傳之牛脾山也緣迹以蘇耽顯土人不稱山名亦不稱山但稱蘇仙蓋南楚之俗凡有神祠之山率如此稱也山去城五里

茂松夾道巖磴聳秀凡三成皆有耽廟余與雲巖學使拂曙往遊其下有洞洞口泉流霑屐無下足處且須持炬行半里許始達靈境故未入爰坐洞外摩甃巖扉宋元人題名而已列仙傳所稱祠壇在山椒相與延緣而上祠後小軒頗飾潔牡丹盞開稍左爲飛昇崖崖下有數弓地土中產仙桃仙棗如白土搏成搗之戢戢有聲有緣遇之不可必得磨水服已腹疾西陽雜俎亦嘗言之主僧獻桃棗各一學使以桃分余俾以奉母歸途遇丹霞道士丹霞固學使舊遊道士素識因雲遊歸粵適見使者旌檠故拱謁道左以

葛仙翁竹葉符獻學使又以畀余曰靈異固不必問
蘇耽葛洪之遺難其適相際爾

衡人祝壽之儀以燭或二或一其跋用木取之可爲擣
衣杵

迴鴈峯今爲無量壽佛道場二月八日爲佛誕降之辰
傾城奉香有於殿庭跪燭者其燭頗鉅殆若司烜氏
所共墳燭者用架立於地長跪然之經日夜燭跋乃
起

衡州府學大成殿銅鼎明初所鑄模塋工緻張獻忠據
衡欲得之數十人扛舁莫能動遂罷其實鼎重不過

三百斤昨修學時暫移置明倫堂數人卽舉聖宮法
物固宜有呵護之者不容亂賊竊據

常寧北鄉黃泥塘方廣三四丈許水常涸有段姓掘土
得棺中悉金銀器及環釧釵篋之屬作製精巧取歸
因而致富近日尚有得者但遺翹墮珥而已亦不必
定在塘中也王峯圃有田業在其側曾見所得之物
蓋自宋以來賊寇聚常寧者非一或其所藏也

衡州錫工爲漏刻頗準雲巖覓工製之不得余以齋中
所置者銘而貽之銘曰推自日官候應星史刻度用
均明晦以啓錫方有堇金虬堪擬仰運璇輪中涵幽

水流襲尾閭韻鏗宮徵神龜潛降獨繭徐起北極尊
居南鍼環指瑾戶知天拚雲測晷惜陰穉齡惕日衰
齒慙負靈儀敬獻朝使鳳漏遙符雞鳴無俟權衡所
歸陰陽燹理

禹碑晉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
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陳田夫南岳
總勝集云雲密峯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
一十丈皆蝌蚪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
碑上雙睛掣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
已此後了無見者楊慎升菴集云劉禹錫詩傳聞祝

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
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
峒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
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
一蓋劉禹錫徒聞其名未至其地韓退之至其地矣
未見其碑也崔融則似見之蓋螺書匾刻非目覩不
能道也宋朱張尋訪不獲後朱子作韓文考異遂謂
退之詩爲傳聞之誤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峒
嶠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
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

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
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
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善化
縣志云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引得覩遂摹刻
於嶽麓石壁隱蔽榛莽四百年明嘉靖癸巳郡守潘
疊峯鎔葺長沙訪得之因榻傳於世成都楊慎靖州
沈鎰南昌楊時喬各有釋文余案今嶽麓石壁七十
七字凡九行行九字末行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
於字下者二行三十二字刻於幅外者一行十三字
共四十五字云右帝禹刻南岳碧雲峯□似壁閒水

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

□似衆謂
獲三字

夏之書刻之于此詳記在山下是嘉靖以

來升菴輩所見者卽此磨厓之刻非碑也縱云宋代亦屬虎賁中郎乃今岫巖之刻則屬豐碑且欲冒充神禹原刻據衡陽縣志云康熙閒僧人於岫巖南就古雷祖殿基以爲蘭若日漸誅茅闢土有碑出殿後叢石中碑方石有柄大石爲座負北向南稍仆其面以蔽風雨蝌蚪文與嶽麓之碑同但大小肥瘦略有異駁蝕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六十一共五字云然余乾隆戊寅秋嘗親探岫巖信宿碑側睇

視之審碑制甚陋不過大石一片長五尺四寸有奇
寬三尺八寸周圍鑿痕尙新意揣特數十年閒物衡
志所稱康熙閒得之或卽是時贗作爾碑薄僅三寸
其左又止二寸四分中有徑寸穿孔旁有折裂驚縫
石質纒縷刻手庸劣每畫俱用刀雙鉤而中凸多不
錐衡湘俗工刻木牌漆版往往如此刀法往探時適
有二僧摩搨見其上紙後先用筆匡出字形然後於
空處施墨草率模糊信手任意始知所見各墨本無
一定之筆畫職是故也且有明徵其非原刻者則未
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管大勳跋小字約三百餘

斷續書之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膚平整並非駁蝕
以意讀之辭尙可曉蓋跋乃管公述其翻刻於石鼓
書院之由管刻駁蝕後人瞶昧卽取駁蝕之模糊搨
本翻刻於峒嶼不釋跋文遂仍其舊今搨本率遺此
余摹石讀之中有魯魚亥豕則嘗作昔攷作致吳作
禹咸作成有作者于作予謬誤顯然不覺失笑故余
詩云神物果因時顯晦轉欣生晚是吾徒蓋參活句
非據以爲真也並以管跋附識于後以備參考 昔
致禹越凡闕字有見於他書者卽補之餘仿此春秋曰禹□□中經歷
見聖在於九疑東南曰赤帝闕承以文玉覆以盤石

且書金簡玉字□□□□衡嶽□□山□□水之

啓相□禹□□山刻碑□□□文唐韓昌黎詩云响

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當□人□

成觀□胡□□所在也宋嘉定者蜀士因薦人引至

□見□之咸□七十七字□□刻于夔州□□亦□

□□□□□□嶽麓書院□□迹疑□□□

□不可□□□□□□□文刻之滇南中

州士大夫□得之□□□按部登南嶽訪响嶼水

繞□□□□□不可得□□□使古先□□□

□□之□□□于名嶽□□□竟汶汶已也□茲山□

石鼓山

其文 古祕 知此方文字

之盛自有夏而已聞云 皇明萬歷辛巳歲 中

秋日四明管大勳謹識

岫嶸碑之偽始自蔗畦啓其疑時大雪下山未及審也

余既詳辨之復覩縷其說以寄蔗畦長沙蔗畦答書

云神禹碑晉已上無明文疑自徐靈期即為誕妄之

根陳田夫尤荒幻可笑蜃樓海市因而何致則紙上

傳形沈鎰乃夢中譯字繫風捕影扇播若真都忘其

為子虛烏有古今斷此案者莫先於朱子謂為傳聞

之誤次王弼州云其詞未諧聖經近顧亭林云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直斷其偽極快人意後此仍欲售欺豈非不智乎伊何笨伯憑空結撰又並管跋和盤托出茫昧不曉亦可謂不善作賊者殊堪捧腹當時鑿博如竹垞諸公亦信之徒以未親到爾茲被劫破鐵案不移矣惟是三千年之鴻祕晦而復顯衡人據之可以夸示海內者一旦抹撥其懊喪奚似

漢龍平侯熊尚墓碑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立卽歐陽洪趙諸家所載額題漢故綬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

灌陽長熊君之碑是也其名字殘缺集古錄云名喬
隸釋云此碑敘先世祖之下云君喬字漢舉喬上闕
一字必父也歐陽說非是今案道州志載之名尚字
子高喬正其父名也尚墓在州北四十里龍邨有石
獸見存碑高九尺闊五尺厚八寸螭首龜趺宋建隆
閒知州軍事王繼勳愛護遷於郡淳熙五年太守趙
汝誼喜漢刻之存命郡博士章穎考釋之其釋文亦
鐫諸石嘉定六年郡侯方信孺龕於至拙堂後湮沒
至明嘉靖時分守卜某命州屬徧求之得於州治土
中蔗畦託道州守羅君訪之覆云熊尚碑詢諸老吏

云明末經兵燹斷爲二康熙閒署後發地得上截
因真之壁今屢更守者亦不知失於何時矣又託署
守劉君徧索之亦不可得古物淪亡可勝三歎州志
稱釋文亦鐫諸石可知碑凡新舊二枚今俱失之矣
全文八百餘字後其詞曰四言之後又有詩曰騷體
數十句殊非體裁其韻亦多不叶茲不備錄

蔡邕九疑山銘乃宋守李襲之倩郡人李挺祖書刻於
玉瑄巖有跋在碑後誠所謂虎賁中郎爾乃緝金石
書者以爲蔡書謂不辨真贋誤矣

衡山銅柱志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漢建安二十年

蜀與吳分長沙地共鑄銅柱爲誓案柱今無字不知縣志何據豈舊有字而今摩滅不存邪

耒陽有武侯誓蠻碑其制甚異石色極古非近代數百年閒物蔗畦往耒時摩挲其下嘗記其槩云耒陽志載縣東五里有武侯紀功誓蠻碑嘗屬大令熊君搨之君以碑殘無字不果搨心終缺然乾隆戊寅十月因公至耒道經碑側其碑在大路旁田中高八尺許濶三尺許厚按尺之半稍縮有趺碑立趺右偏趺左空尺許趺上嵌碑處周圍有凹有空處凹亦完好似是碑缺尺許者碑制迥異他碑中幅剝下四邊及中

閒皆起棱如格眼然但有直行而非方罫爾見存者
爲三棱以左空處合尺許計之當是四棱前後兩面
皆同兩側止起二棱左側二棱止剗至半截當是後
人因殘缺欲依仿右式鑿而未竣也碑石質本堅而
殘剝如魚鱗拆裂如槁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跡蝕
盡波撇皆無可尋惟向路一面中棱上隱隱見漢丞
相武一功一碑十字字徑三寸許筆勢似是行
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棱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
一字似壬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卽唐人
題識之書亦未可知隨行有未役劉重德云碑原半

歆其幼時過此親見之後輒自正今屹然者廿載矣
且曾見碑上字徑寸許作行草勢余謂此亦後人所
刻殆非原文又云無意中以石擊之作磬聲因隨手
試之未嘗不泠泠也土人皆呼孔明先生碑相戒勿
犯鋤掘其下輒雷動云

蔗畦於耒陽杜公祠見一圭碑如漢制無孔石質堅渾
非近代物心甚異之諦視乃吳時九真太守谷朗碑
雖有數字微加雕飾然風格終在案邑之谷姓最衆
余嘗至杜祠其側近皆谷氏聚族朗祠凡三處皆不
在此地此碑不知何故寄少陵宇下抑或其墓所邪

碑文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羸氏至於屏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慎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俗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

萬里肅□功成而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
格彝倫攸敘於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
戢帝思俾乂酬咨羣司僉以君□部南州威恩素著
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勲宜延遐紀光□皇
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
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其不嗟痛乃立碑作頌
以顯行績其祠曰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閭閻九
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
撫黎民風移俗興名□豹產勲齊往蹤當永黃耆翼
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搢紳靡瞻靡崇勒

茲元石永光無窮邑志又載碑文一篇爲朗仲子曰
谷府君缺其名字終寧海永寧侯相享年三十有五
亦不著生卒年月金石錄謂其碑立於朗碑之側今
失所在又集古金石諸錄皆載之可見漢魏碑刻沈
理幽僻者至今尚有特不遇好古之流物色出之爾
耒志甚誕如漢谷永唐谷那律其族姓里居判然各別
皆史有明文者乃俱以爲耒之人物牽合一家大氏
卽谷氏宗譜中所爲遥遥華胄爾載筆無識公然輯
錄誠可歎飯

瀟湘聽雨錄卷六

瀟湘聽雨錄卷七

廣陵江昱賓谷著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書舊志稱碑後有襄陽米黻同
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
本朝常廉使名揚因葺舊亭更以甄護其左右及碑
陰三面竟不可見蔗畦判長沙時屢欲發而觀之戊
寅九月因公會城適山長爲竹垞侍御因屬其徹甄
求之言碑陰已裂近半髣髴有字驟不可識旣暮然
炬沃水滌去塵土火光中微見無數題刻文多不全
明日搨墨諦視字迹凡十餘家疊爲三重如層雲斑

駁其最先一重爲北海所書題名自軍曹至於尉同行三十餘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畫俱介隱顯閒左有不圖二字類唐人書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則宋刻也中間草隸互見題識多缺最右草書三行亦沒其名以筆意揣之爲明中丞顧璘題詩其左最上一重爲嘉靖癸巳學使單北郭登庸八分書字迹甚完而鐫手頗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則自慶元戊午題名爲王容陳扈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慶初元題名爲兵部郎中梁泉杜與其下有集賢侍講學士題名名裂去不可考書法類米氏以官證之殆元刻也而

襄陽之十六字終未之見但石質剝泐如籀恐遂崩
褫仍爲完整如故云乃分所搨墨本寄蔗畦并作記
以示後誠可備墨林佳話也

九疑有碧虛洞永州府志稱元次山名以無爲有次山
題名其無爲洞三字爲李嶠篆書蔗畦遊時水深不
能摹搨余謂志稱次山始名之則書者不當爲李嶠
矣意宋時郡人李挺祖屢爲昔賢補書篆隸嶠書或
亦挺祖所爲邪惜未親至摩挲其下

石鼓書院西畔唐太守宇文炫名西谿舊時俗名棧道
志稱唐人題刻甚多但頽巖臨水欹路峻狹於行小

難乾隆丁丑九月令僕夫前曳後擁緣崖搜討前人磨刻凡數十處惜石質麤疎剝落過半有太和九年刻藏於崖下外復立一碑碑不甚古但字全蝕唯題額西谿篆字可識因命夫役于各題刻下刻出足迹洗滌苔蘚攜具往摹其太和題名高一尺闊少羸字大寸許書右行體近歐陽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史裴□監察御史陳越戶部從事閻斯琴客張贊太和九年九月十日同遊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嘗有句云絕壁苔封刺史名蓋指此也

永守許虬鉅鉚潭遊記云巨石色如黧鑿鉅鉚潭三字

斗大河東所製也厓旁有詩剝落隱存癸酉二字里
老劉國良能記此詩常聞南郭智未識此山愚試問
溪中水潺潺卽自如河東信手拈句不拘韻脚因和
之而更其末韻云案詩果爲河東作未可知但五言
絕句乃古體不應繩以近體詩韻竹隱豈未深究邪
辰州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者半晉天福時楚王馬
希範爲溪州彭士愁與五姓納土求銘所立事見五
代史柱文乃李弘臯撰爲錄於此粵以天福五年歲
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臯謂曰我
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

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
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嗣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
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
德諸侯計功夫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
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弘臯承教濡毫載
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
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而羈縻況帥號
精夫相名歟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
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
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

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
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
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閒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
弘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展
濃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
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
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
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
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
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討以偏師鉦鼓之聲震

動谿谷彼乃棄州保險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
到而劉勃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拔崖陵危下瞰
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梁糗乏轉輸
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
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
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
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
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
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負錫賚有差
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岸

溪之將佐含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
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
底平疆里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
樵牧無阻川途勿矜擊瀨飛湍勿恃懸厓絕壁荷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
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
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
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
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
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

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費歸明求立誓誓山川
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其後題馬希廣職名奉
教監臨鑄造又彭士愁等求誓楚王略其詞鑄於柱
之一隅七行又小字職名七行十九人三段書之多
彭姓卽士愁暨師杲等餘爲田龔覃向朱儻卽所謂
五姓者邪文繁不槩錄案彭士愁史作彭士然彭師
杲史作彭師鬲李弘臯史作李臯俱誤應以此柱爲
正又稱馬援爲烈祖昭靈王亦史無明文者末行年
月乃晉天福五年十二月立而首行復溪州銅柱記
下又有一行字體與本文不類似是後刻云維天禧

元年正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天禧爲宋
真宗年號上溯晉天福幾六十年豈今柱所在已非
故處邪抑流移復返邪又文中空行輒有職名題識
亦彭田等姓不與文內字一體亦似當時增入已上
文字姓名官職時地皆可資正史考證宜好古者所
亟收也

中興頌之右山谷詩書體輒弱無神向疑非原刻居易
錄謂順治中郝令爲刻推官詩鐫去一角可知今之
全刻乃後人所補諦翫行閒仍有字畫隱見當卽推
官詩磨之未淨者何人知有段文昌徒遺笑罵

合江亭後巖壁有寸許大字漫滅不可盡識年月姓名
又爲俗間記名者刊去錢籜石太史于次公比部由
粵西歸而過此摩挲不忍去因共讀之得不全七律
云□□□來□此州□□偶到合江遊□□雨過□
□□□□□□□油韓愈詩奇封碧蘚朱陵洞古
枕寒流肩輿歸去日將暮啼鳥一聲山更幽籜石以
爲必宋人作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行書禮義廉恥南軒張子八
分書碑俱在衡郡學櫺星門外又有張于湖書杜黃
裳對盧坦語碑與張子碑末俱有小字爲四明六峯

李循義重刻亦在郡學志稱久軼余蹤跡得之于明
倫堂快甚惜係沙石多磨泐爾案李嘉靖中郡守今
觀諸迹亦風雅好事者也

南軒書昌黎詩今嵌合江亭壁但石質不堅剝蝕過甚
碑下截漫漶者已尺許惜哉

乾隆己卯臘月二日時烝湘江水大落偕友人於石鼓
山麓尋釣臺二大字已磨滅僅存不勝惋惜緣麓而
西崩石臥水際有張安國題名安國爲宋張孝祥字
號于湖官粵西經略又嘗知潭州其到衡宜也急命
工鑿去其背輕之昇置合江亭與南軒書並蓋南軒

于湖友使兩賢遺墨不孤是日適命僮子往學宮搨于湖書杜黃裳語兩刻彰于一日殆非偶然

辛巳秋日衡郡學重建大成殿于四配座下取出一碑判而爲二乃朱子書字極道秀後有小字年月亦嘉靖閒太守李循義也今重整之置立櫺星門內

衡嶽石多羸沙故題詠自宋以上卽苦剝蝕古者甚少明時令彭簪題名刻于水簾洞石壁極簡古有味題云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遊三度吁嗟乎此去百千萬世也

海內漢碑日少唐碑亦稀余客湖湘於其地之碑刻聊

就力所能致者畜之更歎晨星矣乃王西莊光祿自京師寓書蔗畦索之略云舍妹夫錢辛楣侍讀自楚歸述令兄賓谷亦在楚南令兄先生弟想念已久蘭泉家舍人十數年前常常爲我道之頃從辛兄處讀其松泉集味如諫果吮之愈出也聞賢兄弟在楚留心訪古爬搜於穹崖絕谷蒼林破冢之中而出之者不知凡幾從前錢擇石庶子典試歸贈我石鼓山題名云卽係吾兄所贈已爲叫絕辛楣歸又見九真太守谷府君碑此碑同在耒陽而掀揭洗剔則自吾兄始歐趙先已著錄本朝人竟無見者拜求郵寄一

紙又聞令兄所作瀟湘聽雨錄中辯證响嶼碑甚晰
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弟與辛兄在京暇則以金石爲
娛戲不啻小兒鬪草每互出所有以相靳此懇萬不
可虛所望也右書言之過實彌用爲慚節錄於此見
光祿好古之懷抑亦昔人藏去爲榮之意爾

鄭炳也太史工草書嘗作清泉行蔗畦爲刻於石與蔗
畦所書建署碑同立於門

清泉縣署儀門壁光明正大寬厚和平大字四碑南嚮
蓋先府君敎家塾語蔗畦書

清泉署落成榜聯皆蔗畦自題略紀於此曰維新堂聯

云認理不容情莫怨長官之執法寧人須息事總期
俗尙之還淳曰觀我堂聯云吏本書生朱墨紛紜只
當昔年工課家傳縣譜刑錢繫劇寧忘奕世箕裘曰
看弈軒聯云名勝獨鍾几案閒長占江聲嶽色分陰
當惜戶庭內敢云清簟踈簾曰遲鴈樓其下曰樓下
屋聯云欲知千載端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門
聯云改隸不改疆爾宅爾田各安舊業從令還從好
我民我吏莫競澆風又共享太平報稱幾何正賦不
多宜早辨各勤本業精神有限公門無益莫頻來宅
門聯云出必三思印票硃籤動攝小民之魄入唯一

慎青蚨白緇每移烈士之心

乾隆丙子將之衡州陳君授衣楷書一聯深具顏柳風格屬刻於署曰使湖南有吾書乃以勤補拙惟儉養廉二語蓋甲戌秋蔗畦之官長沙家母訓之以此屬授衣書者緣屢書不獲盡意至是始以畀予今刻於觀我堂屏間

湖南志書無甚佳者錫山顧雙溪奎光瀘溪志略具體裁他若梁南浦棟新化志羅書憲紳興寧志尙見簡核沅州府志乃常德朱大令景英所葺其山川志法水經注寺觀志法伽藍記亦迄今名筆也

歲丁丑因葺清泉志遣役至漢口借武功志於王君櫟
門兩年後櫟門屬石曉堂索還昨左君聲遠宦盤庠
知需此書復自秦中覓以速寄曉堂適在坐笑云千
里借書千里索還皆爲癡絕不謂三千里郵寄者更
來鼎峙

今州縣志必列分野一府所屬之志處處相同作者垣
宿莫辨輒爾依樣葫蘆覽者敘例方終卽復連篇繙
揭塗羹塵飯一見欲歐清泉志初不事此繼因議者
竟若綱領之不可闕強綴數條而已憶陶嵇山觀察
士傑爲漢陽府志取南北日出早晚之分載之覺言

之可據閱之生新昨過長沙談及觀察笑曰彼時並非求異適緣友人劉學稼所著天文詣書不能流布聊取以示文豹一斑爾設各志效之其與列分野者又何區別觀察不自矜伐而表彰人善如此洵前輩風流也

瀟湘聽雨錄卷八

廣陵江昱賓谷著

歐陽圭齋其先由廬陵遷楚之瀏陽今族頗衆輯刻圭齋文集凡十六卷張慧川宏燧宰瀏陽時嘗以寄余
茶陵李文正文集江南有之其本處板藏州庫湮漫不
全舊本藏者亦少其鄉人彭澗園大司馬嘗謀重刻
未果州守戴層岩獨覓得一帙及陳同備文選補遺
畀余

郴州何文簡餘冬敘錄六十五卷分內外篇爲十三冊
起子訖亥其一象閨博引羣籍間參已說頗極平正

原板燬失七世孫達廷等於乾隆戊寅重爲校刊與寧大令羅書憲以一部寄余後與雲巖學使案試於柳晤達廷於羅仙嶺又以文簡詩文集見示亦其重刻蓋後嗣之賢者也

長沙廖大隱元度錄皇古迄明代之詩曰楚風補復取本朝之詩曰楚詩紀命意極佳惜不甚精當如唐時流寓有李杜劉柳其在楚之詩反不甚取而取其與楚無涉者土著之古人亦多不確漫本今之宗譜志書不衷諸史傳往往援引別地之人入楚書雖褻然成帙未盡善也

柳衡閒有訓蒙三字經初來自粵東傳爲昌黎作其書
取經籍中三字成語編緝亦不叶韻意昌黎不至於
此又通用之三字經傳爲王深寧作余謂不然王氏
於三國帝蜀持論極嚴今其書有魏蜀吳爭漢鼎之
語漫無區別矣廣東新語謂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
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
不仕新語所指不知何本也

余因新奉功令考試用詩故輯韻歧一書爲操土音者
調其詰屈凡 佩文韻所不載不敢妄增所以尊同
文之制且就顯然區別常時押用者疏之聊示舉隅

非重編韻書必欲搜羅盡備也蔗畦在長沙與揮五
明府談及明府曰韻歧指揮如意信手拈來原不能
盡括彼訓詁家議續議補恐非作者本意蔗畦爲余
述之余歎爲解人

湘東藏書家向推丁氏近惟蔣氏豈石大令昆弟四人
次柳又胡方陳大令其季也皆風雅好事日相尋於
牙籤錦軸閒輯清泉志方陳預纂修館中借書盡出
其家所藏

衡之畫家工於漆而皴者殊少二十年前劉瓊以雨景
著名今一幅率值數千錢烟雲浩渺頗覺逼真近若

蕭老人慧閒用乾皴略具筆法至陳次公士德在康熙開名振一時則工筆人物研朱調粉又當別論

蔡倫未陽人其地有池有白是其遺跡至今出紙水經注所謂用代簡素者今殊不然不過包裹之需涸廁之用爾近瀏陽紙書畫家多用之若溲浦之桃花紙則薄而潔取供描摹

通草牋乃燈心草用刀鑿之成片方尺許有大至二尺許者光勻潔白作書畫極佳先稍研之則筆所到處皆凸起若堆繡然雲巖以寄粵東梁瑤崖觀察時雲巖在寶慶使院得觀察報詩因屬同人和之惜不令

吾友金壽門見載入物始集也

柳筆有詩見柳州集霏雪錄載吳人稱雪庵居士謁趙松雪出柳筆兩枝餘冬敘錄云吾柳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余案楚南筆無佳製嘗從學使案試諸郡惟柳筆稍可用在南省爲穎出或尚有前代典型然則燕泉生於其地未始以他郡技之爾

湘陰臨湘一帶出麩金郭弘農所謂如糠者也居人訟江淘汰所得董董償日役而已多則次日必減少足見造化之妙淮南子水清者有黃金吾意自湘沉而下至洞庭之水可謂極清疑皆有金但多寡不同爾

湘江中石子極堅刀斧不能入玉工剖之外膚巖穢不
必表裏一色中則瑩潤與玉無異有斑點者儼然漢
沁無事白荅之血也永州參戎雅君獨能鑒別沿江
拾之聘粵工於署敦琢成器居然名品昔楚國白珩
豈其類邪

祁陽山間出花石以綠色爲佳肌理瑩緻雲委波襄以
飾几案可並黠蒼所產湘人之硯亦取給焉邑志失
載

芷江明山石青赭黃白五色層疊工人鏟去上層顯出
次層作梅蘭竹菊及鱗羽草蟲之類視各層之色取

意以爲屏風或几榻飾彫制精妙售價不貲其他界尺墨牀筆格香合等件直或小損

湘江兩岸之山頗有秀石如畫嘗遊浯溪見寒泉之巖間有漁艇以一石繫船大不盈尺酷類靈壁白理黑膚皴漏有致因攜歸鏡以寒泉寸碧四小篆供寘案頭客來每詫古物摩挲不置

同雲巖試永州由祁至永觀兩崖石余口占二絕云奇秀天然意匠殊空江鎮日足清娛禮星獅子相題品卻笑平泉鑿賞麤又此件蚺蛇不堪用百金幾遇蘇東坡少人多石一語盡石不能言可奈何

顧愷之言零陵石燕風雨則飛羅含言今不復飛羅顧
同時言乃互異紫石燕山今屬祁陽境內曩遊祁陽
訪之民宰輒出以相示云其飛如故每風雨則山閒
歷落四出甚則相擊有聲往往墜地小兒取成對者
弄戲於石上少磨其底令平置酢中則彼此暱就若
有知然隨取試之不爽

榔桂閒鈔礦產黃灰鍊之卽成硃石考字書硃音批硃
霜也亦作砒硃音饒硃沙藥石亦作礪至硃音信則
竝無此字意或俗以硃字偏旁遂讀凶而轉書作硃
邪又或研字之譌蓋研礪礦俱同卅周禮卅人注云

卅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又方書云出信州故名信石似別一說也

羅書憲明府蒼梧人嘗言肉桂向以安南之花園坪所產爲最今童然無餘枿貨於楚者皆花園坪近地所產土人號安邊桂價極昂餘則粵東西內地皆植之又有桂子形如吳茱萸味香如肉桂粵人置夾袋中時食之云可祛寒順氣然檢本草則謂功同桂枝蓋又辛散去

粵東析椰子殼琢圓穿作數珠能染香置之種種香處卽作種種香氣數日不散搢紳閒極重之小者粵客

多市於衡昔平原省吏賦木犀香數珠見此能不另
出變相通神否

緬茄來自粵海售於郴衡閒木本結實似茄而小如指
頂蠟色而肥大者佳以之措眼能明目吳沖之太史
詠以七古風華雅贍一時傳誦

陳琬同太史廣州佛山鎮人嘗言蕉團扇實蒲葵葉所
爲不知何故被以蕉名廣東新語紀之甚悉

芭蕉必二年始花而結甘露他處望秋先零不能逾歲
南方遇冬暖少霜雪則不凋分縣時衙署未建借居
通守署宿蕉極茂來歲通守賈君旋署秋閒作花結

實甚繁賈君有詩余與蔗畦嘗和之

湘中芭蕉幹高葉大嚴晨肅月不變暄萋誠佳植也又有所謂觀音蓮形質略與蕉相似蔓生葉尖圓長四五尺闊可二尺許翠嫩若藍靛粉筋細紋不露雨露五六月開花色碧似蓮花只一瓣有心如椎若大士之脚踏龕內故以此名根類芋魁味辛薺不可食冬後委翳至春復發皆江南所無可與芭蕉稱湖湘雙絕案益部方物略海芋生不高四五尺葉似芋而有根幹根皮不可食方家號隔河仙云可變金或云能止瘡云云此似又一種向遊岫巖峯見寺僧所種詢

之名磨芋幹赤葉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實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微作羶辛蔬品中味猶乳酪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贊曰木幹芋葉是也若觀音蓮非木幹葉亦過大爾

諸葛菜卽蔓菁春時徧地紫花韶豔余酷愛之臨丞爲武侯督師地乃竟無遺種不啻淇川之無竹昨年張西潭觀察嘗種於衡郡署今亦杳然近從廣陵覓種種之署內儼有故鄉春色

常寧南鄉徭崗間蘭蕙極多種類亦繁有冬開者有四季者有紅者有素心者有莖瘦如鐵線者分別蒔之

奇可愛翫嘗命僕隸往采動得擔荷以歸問諸土人
何以不賣言無售者貧人刈草供爨蘭不足薪輒棄
之爾

昔人稱交廣曰竹鄉衡湘壤接殆未多遜種類之繁不
止竹譜中各處所產已也俗所通用者自屋宇以至
器具無不取給名曰南竹大者圍徑四五寸小徑二
三寸深山中有極大者嘗見山家及寺觀內截之爲
盥盤飯暴用久光澤動目余因取老根就其天然形
質琢磨成印章大小數百枚段芝園爲作記余有詩
答之

羅念菴手植松一在祝融峯頂一在觀音崖磴道旁石
罅中居易錄載洵來先生言高不數尺固然但南嶽
地迴多風絕頂之樹大雖合抱亦屬婆娑偃蹇不獨
念菴松也

巖桂頗多樹極大但人不愛惜從無培壅故花香不甚
遠

湘中風土不宜於梅干癯者更少靈均撰著所以未之
及邪

木芙蓉花每日三變早淡紅午深紅晚紫亦有早白者
八月開花至九月盡嚴霜始萎枝條墜地卽活本年

卽花卽成大樹新居求蔭莫此爲速

永州鮮果倍勝常產惜不耐久致遠爲難

湘中蓮藕勝於他處花盡白色無紅豔者且極壯盛故藕粉甲於全楚歲以充貢若生食之藕以永州司馬澹產者爲尤勝甘嫩無滓中有九孔雪之無絲司馬謂子厚豈其詩文峭潔異衆遺韻傳流雖植物亦自不同邪

永以南至粵西產百合白花大而甘嫩以之澄粉如雪如銀但市者多僞近因入貢由官署監製者絕佳昨胡書巢明府德琳自桂林來與梅花詩同貺清虛芳

潔交沁肺腑

甘藷有番藷山藷兩種初來自兩粵近湘楚徧種易生
多獲市價極賤誠儉歲之糧臨桂陳公在陝西課民
種植以爲積貯其利甚溥講農政者不可不知也番
藷湘人單稱藷別於山藷亦曰紅藷山藷則稱白藷
又曰腳板藷若吾鄉則統名山藷已爾番藷形負而
本末皆銳大者如鵝卵石紫間有褐色者肉黃味甘
氣香生如巖桂熟如薔薇山藷形魁壘重數斤大如
足掌皮褐色肉白味稍薄南方草木狀云海中人壽
百餘歲由不食五穀食甘藷之故其益人如此愚意

甘藷與山藥之原名藷蕒者自別山海經景山多藷
蕒郭注云音曙豫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云案景純
似謂藷卽藷蕒其實形質性味及栽植之法生成之
時判然各異而藷蕒則湖北最夥湖南反不多見也
衡烟馳聲遠近有所稱王城烟葉者尤珍貴城乃明時
桂藩故址在衡州城中今歲久頽毀民居駢比僅餘
塘邊隙地大不過二三畝水饒土沃故所產嫩少
筋乾之色黃用者多不切絲整藷之味極芳烈每歲
爲有力者爭購不能及遠也

黃藤卽鈎吻言鈎人喉吻也一名野葛或作冶一名胡

蔓草一名毒根一名斷腸草入人畜腹黏腸半日卽
黑爛又名爛腸草一名火把花因紅而性熱故名蔓
生葉圓而光如柿如羅勒光而厚新采者皮白骨黃
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漢防已經年後折之有塵從骨
之細孔出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緩五六月開
花似檉柳數十朶作穗嶺南者花黃滇南者花紅誤
雜生蔬中毒人半日輒死陳藏器曰薤菜搗汁滴野
葛卽萎死南人先食薤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葛洪
肘後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開者取大竹筒洞節
以頭拄其兩脅及臍中灌冷水入筒中數易水須臾

口開乃可下藥解之惟多飲甘草汁人矢汁白鴨或
白鵝斷頭瀝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嶺南衛生方云
卽時取雞卵菹未成雛者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
物乃生稍遲卽死楚南黃藤之毒最甚官府出示令
民自爲鋤掘務絕根株奈山野徧生除之不盡至薤
菜雖民間日用之需然亦春夏有之故備錄諸方以
便人檢用

龍山縣產飛虎皮毛色之佳極類紫貂其腹脅別作嫩
黃色尤可愛但皮薄如紙不中衣裘之用水獺皮出
處甚多則又皮厚毛粗有製爲裘者其墜重不止青

州布衫造物何不薄其賦以與飛虎令二物皆煨華於章服哉

野獸如熊虎山牛之屬極多山閒人獵得衆卽碎分食之不得市于城中若虎則尤忌粥賣云得錢必遭虎害也官署閒或買得熊掌果狸及虎皮鹿角之屬而已

長沙有長須老獾極大毛色蒼白項餘金索一截傳爲明時藩邸逸出至今尚在暮夜則出亦不爲擾見人則上牆屋捷疾不知所之蔗畦判長沙時曾一至署中

南中禽言分明可聽者有清朝聖 公公酒醉 莫摘

花果 過江過河 天作怪鳴則必雨如此甚多皆出載

籍之外南方羽族轉非鵝舌

鷓鴣湘中多有人不甚以爲怪特如諱忌鴉鳴而已且
有云官署有之爲陞遷兆者是知賈傅之鵬集於舍
亦傷悼所積及於戾爾非野鳥入室真能爲不祥也
衡湘多魚而冬鯽不能四時皆有常寧夏閒出一種鯽
魚并頭尾圓如烝餅名荷包鯽美珍常味

湘江鱒魚開網之期不能在四月朔必五月杪六月初
方有不過小孤之言殆非實也然亦上及衡州而止

鱗鬣閒雖不失江光海氣乃登之几筵按楊子江所
出則肥美都減視橘之踰淮差能不化爾

魚苗出常寧白面石下其地有龍祖潭上有沙邱相傳
龍王葬后于此邱之沙細如塵歷久水不能沒或秋
冬邱稍低至寒食仍高聳俗又稱龍王培墳湘水之
魚必至此朝龍經白面石照方成種順流而下迄清
泉約百里而遙過此則無漁者於清明節淨筏江中
候雨集水長撈魚所布之子膠密布爲箱貯之養於
澤畔越宿卽成魚苗星星細如毫髮乍覩無所見若
清水然故名曰魚水賈人購置盆內越翼日而頭目

畢見飼之之法取崗茶煮鹹鴨卵經晝夜取卵黃爲粉飼之越三日每一盆或數十數人均分其水利市者獲魚至億萬無筭數千里外購魚苗者帆風泝月飄渺漁歌與湘流上下故清泉科則春有魚觴之稅

男 德堅

德堪 同投

從子德量

瀟湘聽雨錄卷八終